

桂永清將軍海上歷險記

黎玉璽

(本文插圖刊第5頁)

調集艦艇增援軍運

前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上將率真公原服役陸軍，勇邁過人，奪城拔寨，冒險犯難，身先士卒，凡最危險地方，就是他所在地方；從絕望中奮鬥，不畏艱險，但却皆能履險如夷，達成任務。出長海軍後，每遇重要戰役，均親臨督戰，所向有功。民國三十七年在營口海域，乘重慶艦小汽艇漂流海上，險象環生，為我艦小汽艇馳往救回的一段往事，很少為人所知，也是他人生化險為夷的一幕，且予人甚多啓示。今逢率公逝世三十二週年，特加追述，藉作紀念。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山東省會濟南陷於共軍手中，在東北方面，由葫蘆島到錦州間的要點——塔山，又於同月二十九日被共軍攻佔，致錦州陷於孤立。而錦州的安危，關係整個東北全局，為維持關內到東北的交通補給暢通，解救錦州的危急，遂為當務之急，因此促成了錦藩會戰。

當時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奉最高統帥命令，統一指揮東北戰場海軍各艦隊。先於十月十六日從

海上自煙臺撤運第三十九軍到葫蘆島。桂總司令副駐節太康艦，率艦隊於華北沿海指揮作戰，十月二十四日，自煙臺外海巡弋，到長山八島巡防處休息。午後五時，我率同本艦軍官兩員到巡防處報告敵情，並有所請示。桂總司令說：「很好，不過我已奉總統電令，撤運五十二軍，已分電調集艦艇準備，自營口轉運該軍到葫蘆島，以增援錦藩會戰的東進兵團，應速返回重慶艦。」

午後七時三十分，桂總司令登太康艦自長山八島的南磯島向營口前進，玉璽任太康艦艦長，午夜氣候轉劣，風力逐漸增強，二十五日晨風狂浪急，達到最高程度，巨浪不斷由艦首掩過駕駛臺，艦體震動劇烈。為了減少艦上過度損害，不得不減低速度，最後至僅六節，而實際上艦速不及一節，祇能勉強維持航向。所幸艦體堅實，毫無損害，全艦各物均因備荒準備確實，雖有損毀，但極為輕微。惟因巨浪頻頻掩過艦身，位於駕駛臺左側的機動小艇，注滿海水，經不斷排除，很快又注滿，以至蓄電池遭海水浸毀，成為艦上最大損失。軍艦雖在惡劣天氣中航行，因艦上官兵訓練有素，仍能勇向目標區航進。

二十五日中午，風力開始逐漸減小，風浪也逐漸平復，航速得以增加，桂總司令午餐後，登駕駛臺巡視，身體健朗，神情愉快，頻頻慰問值更官兵，並垂詢艦上風損情形，何時可到達營口海域及未來氣候如何等。可是風浪雖已略小，不時仍有激浪衝上駕駛臺，打濕他的衣服，我力請他到官廳休息，半小時後才由房傑參謀陪護離去。太康艦繼續向前航行，於二十五日午夜始到達營口外海重慶艦泊地下碇。由南磯島到營口外海泊地僅一百二十哩，以太字號艦航速率航行，應可從容於二十五日清晨到達，但因風浪所阻，直到當天午夜始到，多花費了十幾小時。

十月二十六日清晨，陰雨微風，第一艦隊司令馬紀壯、總部作戰處長段一鳴、重慶號艦長鄧兆祥，一同自重慶艦乘小艇前來太康艦，向總司令報告營口部隊轉進準備情形。

下午三時，桂總司令囑即移駐重慶艦，太康艦以燈號聯絡重慶艦派艇前來迎接。三時三十分，桂總司令等離開太康艦，馬紀壯、段一鳴、鄧兆祥、汪立夫（譯電員）、房傑（總司令侍從參謀）、姜正垣（總司令衛士）隨往。送總司令離

艦禮畢後，我因自二十四日晚離開南磯島到二十五日午夜，航行二十九個小時期間，都氣候惡劣，與狂風巨浪搏鬥，由艦首湧上駕駛臺越過全艦的海浪，一波接着一波，我承受海水灌注，雖有雨衣護身，仍不時由頸子上侵入海水，早已使全身濕透，又兼桂總司令在艦，更須特別小心謹慎，整個時間都在露天駕駛臺上，不敢一刻稍有鬆懈。錨泊後，又必須立即與馬紀壯司令燈號聯絡，以資瞭解次日行動計劃，中間小睡片刻，五時又起床完成各種準備工作，心身疲乏已極，即上床呼呼入睡。

登上小艇隨波漂流

不意小艇離開太康艦後不久，機件頓告失靈，不能發動，事後獲閱桂總司令侍從參謀房傑日記的記載：「當時我目覩小艇駕駛上士（姓名不詳）居心叵測，蓄意將小艇引擎搞壞，而後拿救生圈準備跳海，我立即拿手鎗抵着該上士腰部，囑不要亂動，否則即開鎗射殺（後將該上士交長山八島陸二團代管訓，調查他的意圖）。那時小艇在重慶艦上風，隨浪可以漂至該艦，誰知當時重慶艦值更人員，均到餐廳喝午茶，未加理睬，風浪仍甚強勁，後來隨風愈漂愈遠……。」

四時左右我從酣睡中被叫醒，獲知小艇漂流情況，立即到駕駛臺，遙見小艇已自重慶艦下風漂離，急與重慶艦通燈號，但久呼不應，另以無線電話、電報呼叫，也叫不通。當時風力強勁，又近天黑，如小艇再不獲動力，很快就將漂流到蓋平縣方面共軍岸邊，後果不堪設想，因即決定

援救。

當時在附近尚有聯利軍艦（艦長陳國鈞）巡弋，經以無線電話聯絡援救，但他始終未發現小艇，因此勢須自己往救。在太康艦上雷達尚能追蹤海面各艦與漂流小艇，以及營口防波堤燈船。最初曾決定太康艦起錨往救，後來想到錨地北方不遠有營口港口，防波堤遠伸出海中，已被漲潮的潮水淹沒，堤端燈船於軍艦接近時，艦上雷達幕上或不能顯現，且正在漲潮的海潮湧流方向，萬一太康艦碰觸上防波堤，更是不好。於是改派本艦小艇前往援救，但因艇上電池被海水淹損，新電池啓用充電雖已達兩小時，却仍未充足，祇好另移用艦上其他副機電池，因而花了兩個鐘頭移換電池，始告完成備便。

不憂不懼等待救援

爲期萬全，玉璽親自率艇往救，出發前規定由副長俞信少校在戰情室，依雷達定位，指揮援救小艇航向，艇上以手提電話機與太康艦保持密切連絡，並攜手電筒備用。在太康艦的雷達幕上，對艦艇及營口港口燈船與陸地目標均能辨識，太康艦與救援艇間指揮控制恰如。這時覺得對於全般狀況既已瞭然，達成救援任務，成竹在胸。但爲確實起見，又令再四檢查，測驗太康艦與救援艇間的無線電通信聯絡，並另攜大型手電筒兩具，以備燈號通信使用，小艇機件油料詳加檢查確實。輪機長劉業山、帆纜士官長鄧劍昌，隨艇司機司舵，艇上官兵已飽餐加衣，一切完整無誤，即行出發。

時已十九時，風力仍甚強勁，浪大、微雨，天已黝黑。依當時風力海象，先以左前錨對風頂浪，航向重慶艦下風，歷時約一個小時，再轉向，乘風航向漂流的小艇，此時因乘風航行，艇行甚速，約半小時後，已與漂流艇取得燈號聯絡，續航約二十分鐘，即到達漂流艇位置，急接護桂總司令登上我艇，已是九點鐘了，然後將漂流艇拖向重慶艦。

據房傑參謀說：「當艇漂離重慶艦時，我們都想重慶艦應會來救援的，但時間過了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仍無跡象；又想到，即令重慶艦不來救援，太康艦一定會來救援的，但時間過得很快，兩小時三小時過去，風浪又大，大家都暗自着急，不時自言自語，只有總司令鎮靜依然。」又據房參謀的日記記載：「汪立夫用手電筒打 SOS 呼救……，我們大家將艇內積水排除，否則就會立即下沉，五點鐘天就黑了，當時又冷又餓，我們幾乎都不能說話……，到了八點多鐘，方知道太康艦小艇向我們接近，我們的心才放下來……。」

當兩艇會合，迎護桂總司令到我太康艇上後，我再伸手接馬紀壯司令，他立即說：「總司令已上你艇就好了，我們就仍在原艇拖回去就是了。」在重慶艇上則尚有馬紀壯、段一鳴、鄧兆祥等多人。我艇拖着重慶艇，航向重慶艦，直到十一點鐘過後才到達，足足航行了兩個小時以上。在拖帶航行中，是頂風航行，浪大，顛簸得很厲害，艇速減慢。總司令精神仍舊很好，他一再的說：「你來得很好，我相信你一定會來援救的。」

「當時艇上除了艇員都在他們的崗位上聚精會神的執行任務外，就是桂總司令、房傑參謀與我在艇艙。房傑見桂總司令安全獲救，非常興奮，在大風浪裏，他已從緊張中平靜下來，注意着桂總司令，又時而向後艙張望，留意司機及司舵的情況。但他昨晚以來因未能睡得好，今天又這樣緊張如此長的時間，現在稍得鬆弛，也就漸漸不時打盹，偶爾一個大浪，又把他衝醒。」

脫險回航傾吐心聲

桂總司令則在兩小時的回航中，不停地談他縈迴於心中的軍國大事，從他爲什麼被先總統蔣公派來兼代海軍總司令、照護海軍以及海軍的種種問題等，不斷地傾吐着他的心聲，精神真好。又叫房參謀從公文包中取出一束文件交給我，並說：「這就是抗戰勝利後，總統蔣公責令海軍組派小型艦隊北上截斷共軍的海上交通運輸，以及海軍執行命令的一些情形，我自到海軍後，就曾調案詳細批閱，並令抄了一份，隨時帶在身邊，不時翻閱，你應帶去仔細看看。」我報告總司令說：「我在總部任作戰處長的時候，就已經調出詳細研讀過了，總司令交給我的這東資料，將再詳加研究。」

桂總司令又說：「抗戰勝利後，我政府正積極復員，調遣部隊進駐全國戰略要域。而毛澤東全面叛亂，朱德竟以『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名義，令潛滋在河北、山東、河南邊區的林彪，率他的第一一五師，搶先國軍進佔東北。八月三十日河北、熱河、遼寧軍區的共軍李運昌，率他的第七

、第二十二及第二十九等旅，首先竄入東北。繼有原在河北東部的共軍楊果夫第七師，也竄到山海關附近與蘇聯軍會合。九月初，林彪率他的第一一五師所屬的八個旅擴編的第一、第二、第三師等部，經由冷口出長城，竄到錦州附近，由蘇聯軍掩護下，在錦州設立司令部，統一指揮進入東北的共軍。十月下旬，十一月初，膠東半島共軍羅榮桓、蕭華率他的部隊，由所控制的威海衛、煙臺、龍口等各港口分乘帆船、汽艇，在俄軍掩護下，於旅順、大連、營口、葫蘆島各港口登陸。共軍另由蘇北、山東、華北及晉綏一帶，抽調大批各級幹部，分由海、陸從各方面偷運東北，準備在俄軍支援下，利用東北人力及蘇俄所收繳的日本關東軍武器，擴編新軍。

「因此，在蘇俄協助支持下，渤海、黃海間的共軍海上運輸頻繁。蔣委員長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七日令海軍總司令陳紹寬，迅速編組一支小型艦隊派往青島，在渤海灣、煙臺、威海衛、石島一帶海域經常巡邏，以截斷膠東半島各港與遼東半島間的海上交通。委員長繼曾多次飭限不得延誤及呈報何日開始服勤，以及整個巡邏對策，並明令規定每三日電報各艦駐地、任務、調動情形。對於接收日本艦艇的原艦名稱、排水量及備砲等除已報者外，希補報，待修各艦應即趕修，以資分任江海巡防任務。陸軍兼總司令何應欽上將及山東挺進軍總司令李延年，亦迭電交相催詢連絡，希望將小型艦隊編組情形、負責人員與電臺連絡等項電告。而海軍遲遲不能出動，當時的海軍總部迄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始令第

一艦隊陳宏泰司令率永翔、長治、永績、靖安、激日等五艦北巡，而第一艦隊司令陳宏泰直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始率永翔艦離上海北航。這是委員長飭派小型艦隊北巡五十一日之後惟一出航的一艘軍艦，時已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日本在南京正式簽降後的一百一十三日了。

北巡艦隊屢辱使命

「日本於三十四年九月三日向盟軍簽降。根據甫經簽訂的中蘇同盟條約，宋子文院長在莫斯科與史達林第五次會談中討論蘇俄參加對日作戰後，軍隊由中國領土撤退問題雙方換文的諒解，俄軍完成撤退日期，應爲三十四年十二月三日。我國軍隊在美國海軍協助之下，第十三軍（軍長石覺）於十月三十日開始在秦皇島登陸，十一月一日登陸完畢。接着第五十二軍（軍長梁愷）於十四日登陸完畢，新六軍（軍長廖耀湘）亦到達跟進。這三個軍共九個師向東北推進，一路與共軍激烈戰鬥邁向瀋陽、長春，收復十四年前九一八事件所喪失的國土。」

「在這重要關鍵時刻，華北海上的安全以及所有軍政交通運輸的維持，當然迫切需要。更加共軍利用海運便利，於遼東半島、膠東半島間往返運輸，亦急需予以截斷。」

「蔣委員長、何應欽兼總司令、軍令部長徐永昌等均曾電令海軍，希迅速派有力艦隊，經常巡弋黃海、渤海各港口，以驅逐共軍船艇，打擊他們向東北轉移的企圖。北巡艦隊迄三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雖已有永翔、長治、靖安三艦離滬北

開青島。長治艦由秦皇島巡抵石島時，在風浪中船底漏水加劇，兼須於二月十日前，送回尚在艦服務的日本士兵到上海，於九日晨九時到達上海。第一艦隊司令陳宏泰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率永翔艦自青島北巡，二十三日在石島遇北風猛襲，不得已折回青島，於二十七日始駛抵秦皇島。後來巡弋膠州半島沿海，深感一艦難以達成截斷海上交通任務，艦上鍋爐煙囪又漏水甚劇，乃轉駛天津修理，八日修復，九日離津駛秦皇島，未見共軍船隻。

「徐州綏靖主任顧祝同於三十五年一月十五日，以各方共軍的襲擊及破壞交通行動迄未稍停，連雲港東四華里的划子口泊共軍機帆船四十餘艘，有向連雲港進擾模樣，請派軍艦協同一案奉委座於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飭軍令部、軍政部會同核辦。原於一月二十四日決定派永績、咸寧前往協防，又於二月五日令已在青島的靖安艦、上海永績艦，限期開赴連雲港駐防。永績艦於二月二十二日到達，並於次日載同連雲港防守指揮部要指揮官等巡視連雲港形勢及附近海面。」

「以上就是我海軍在抗戰勝利後，半年期間北巡艦隊執行任務的大要。」

桂總司令說到這裡，非常感喟，聲音愈來愈大，他進一步綜合分析說：「委員長於十一月七日令海軍迅即編組小型艦隊北巡截斷膠州半島、遼東半島間共軍的海上運輸，又兼我進駐華北各戰略要域及東北的軍政交通補給的安全亦須保護，是何等緊急而且重要的任務，但是海軍於歷時五十二日以後始有一艦北巡，直到三十五年二月

底陳宏泰司令也深感一艦難以達成任務，而在巡各艦又故障頻頻。派艦支援連雲港一案也是於委座令飭之後三十二日始有永績艦到達。在這種情形下政府既感覺海軍出動如此困難，行動遲緩，且又覺即使在航服勤的艦隻亦故障頻仍。這可能就是將海軍總司令部改組為軍政部海軍處，並由軍政部陳誠部長兼任處長的原因。但不久之後又復改組而成為海軍總司令部，初仍由陳誠部長兼任總司令，後來我由陸軍奉召入海軍兼代總司令職。

「到職後深感我國海岸線綿長，內陸交通又不便利，無論陸上軍事行動或行政運作，都有賴海軍協力，不但海上交通運輸安全的維持，乃至甚多軍政工作都需要海軍直接參與，所以海軍任務繁重、責任重大。我只希望能於最短的時間重振海軍的精神士氣，以及重建海軍建軍作戰有關的基礎工作，然後交給你們海軍人員自己肩負這項重要職責。」

桂總司令當時神情表現非常嚴肅，他說話帶着重重的鼻音，他雖只對我一個人講話，但配合小艇航行風浪聲及艇內機器聲，將近兩個小時的講話，為使我聽得見，不得不提高音量，使他講得聲嘶力竭了。

重慶艦上危機四伏

十一時左右，我艇拖着重慶小艇到達重慶艦，先在艦的下風，細察竟沒有放下舷梯，迅速轉航到艦的上風，也未見將舷梯放下，於是仍回到艦下風呼叫放下舷梯。等了大約十分鐘，纔放了

一個繩梯下來，而且是懸掛在艦舷的前段，因艦甲板距水面約有兩丈高，此繩梯三分之一虛懸在空中晃盪不定，曾通知艦上移懸於艦舷中央，俾全部緊貼於艦舷，較便攀登，數分後仍無反應。為防萬一有事時，維護總司令的安全，因稟明總司令先令鄧兆祥攀登上艦，段一鳴處長、房傑參謀繼之而上，然後桂總司令、馬紀壯司令等陸續攀登上艦。在這一行之中，桂總司令雖體型較胖，攀登時繩梯晃盪不已，但仍身手矯健順利攀登上艦，大家都在屏息注視之後鬆了一口氣。

在事實上，這並非體力不能的問題，而是關係重慶艦在禮貌上、體制上之問題。如此意忽，實在令人費解。七十四年我曾在紐約與一些海軍舊友閒談，說到當年桂總司令在海上攀繩梯登艦的情形時，何毓衡同志亦說：「其實桂總司令攀繩梯登上重慶艦，我也曾親眼目睹。當重慶艦自英返國抵上海後，桂總司令上艦觀察，已先由第一軍區司令部令重慶艦於指定的時間派艇到碼頭迎接，但當總司令到碼頭以後，不見有艇來接，立即乘坐第一軍區在碼頭上的汽艇去到重慶艦，艦上未備便舷梯，祇放了繩梯懸掛在艦舷，總司令就攀繩梯登上重慶艦。這是總司令第一次蒞臨重慶艦，鄧兆祥艦長立即引請總司令到官廳去，但總司令轉而巡視艦面各處，鄧兆祥似已察覺到總司令不悅，即召喚協長林炳堯攜同一本書急趨前來，鄧兆祥向總司令報告，當天氣候欠佳，依這本艦務法規的規定，艦上官兵上下艦都應該經支槓 (Swing boom) 攀繩梯上下，今天因總司令蒞臨，所以在艦舷放下繩梯恭迎，並指示

林協長將該書呈遞給總司令察閱。總司令隨手一揮將那本書拍落在甲板上，又一彈就落入江中了。」

其實，艦上又為何不依照命令派座艇到碼頭迎接總司令呢？再就事論事，在營口泊地，雖稍有風浪，但重慶艦甲板距水面很高，下風舷邊，水面仍甚平靜，只是水流略有起伏而已，放下舷梯絕無問題。至於在上海的黃浦江上，縱然氣候不佳，更不至於不能放下舷梯迎接總司令了。

桂總司令攀繩梯上艦後，未發一言，即逕赴司令廳，未及休息即詳細檢查廳內各處，手戴上白手套到處探摩，發現積塵甚多，極為震怒，因為蔣委員長即將飛到北平，由塘沽駐節重慶艦到葫蘆島視察，須預作準備也。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錦濤會戰期間，蔣公會自塘沽乘重慶艦到葫蘆島，駐節艦上九日，指揮作戰，返塘沽離艦之前，召桂總司令訓示：「我在過去數十年中，曾駐節各型軍艦甚多，覺其都很整齊清潔，但此次駐節重慶艦期間，覺得到處都不清潔，以我駐的司令廳而言，辦公桌上、櫥櫃內、臥床睡墊下，到處都是灰塵。而特別令人不解的，廁所馬桶旁有一個立式扶手，顯係備大風浪時手握支撐用的，但其專供握手的把手竟被拆除。這艦上似有很多問題，務要注意改善。」蔣公訓示時，廳內的廣播器不知何故竟是開啓的，以致全艦官兵都能聽到。

胸懷坦蕩化險為夷

在重慶艦與馬紀壯司令等陪同總司令用餐後

，我即返回太康艦，已是次晨一時了。在我辭別總司令時，曾報告：「今日座艇漂流後，太康艦曾燈號、電報、電話急呼重慶艦均不獲應；又座艇漂流之後，重慶艦值更官不會不知道，而竟未即行處理。況且該艦共有五隻小艇，無論如何總能改派一艇援救，即使不能也應與太康艦連絡，尋求解救，而竟呼叫不應。這顯見該艦指揮系統已現斷層，請予注意。」總司令說，他已有些體會到。根據房傑日記：「第二日桂夫人來電報給我，說她昨晚做了一個夢，夢見我一個人回來，不見總司令回南京，是什麼道理？並要我立即回電。當時我報告桂總司令，經奉指示覆電只說一切都好，以免夫人擔心。」此為心有靈犀一點通乎？茲併誌之。

永清率公胸懷坦蕩，無我無私，悉如他在艇上所說，以海軍裸婦自居，將新海軍建設奠立基礎，上了軌道，確能服從命令，完成所賦任務後，即交由海軍人員負責。所以到任後，除積極達成所負作戰任務外，並即積極整理海軍，樹立宏規。以客觀立場培植起優秀幹部，隨即功成身退，回任陸軍。由海軍人員於既有基礎上繼續前進，不斷努力，而有今天的規模，肩負保衛海疆的任務，功在國家。

桂總司令不顧惡劣氣候，不避海水侵濕，巡視艦上各處包括機艙，並親臨露天駕駛臺，頻頻垂詢，關懷備至，與艦上官兵同甘苦，誠為仁德的長官，深值我們效法，於今仍為海軍袍澤景仰不已。

漂流數小時，幾至敵岸為敵所劫，但仍處險

如常，極為鎮定，我艇往救脫險回航，風浪顛簸，依然談笑自若，聲音宏亮，縷述其奉令來海軍的原委與今後所持建設海軍的態度與方針，精神旺盛，誠非常人所能企及。

重慶艦為我海軍當時唯一的主力艦，為艦長者，層峯付託之重可知，而不知惕勵自勉，反恃重而驕，慢禮長官。孰知竟趁機叛離，不忠於國家，心懷二志的潛在意識早已存在，艦上官兵中必有奸細，且已建立系統，於小艇漂流時太康艦與其通信，久久呼叫不應，桂總司令及他們的艦長均在艇上漂流而不救，艦上凌亂不潔，顯然指揮系統已在在顯現斷層，早晚勢必出軌。桂總司令已對該艦着手整頓，但時間上已來不及，回國不久，適中共竊取大陸，艦上安全制度獨該艦尚未及時健全建立，致予可趁之機，深值我們今後檢討警惕。

重慶艦係由英國租借給我國的，是一艘排水量六千三百六十噸，載重量達九、二六四噸之U級巡洋艦，六吋口徑主砲六門外，尚有各型口徑高射砲二十四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戰功顯赫。在英國接艦訓練完成後，於三十七年八月十四日回到上海，而竟於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叛逃投共，於同年三月十六日為我空軍炸沉於葫蘆島港內。

(民國七十五年六月於臺北)

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話
五三六五三一